

曾子注釋

曾子十篇卷三

揚州阮元注并釋

曾子制言上

注

制言有裁制之言可以爲法也分

上中下三篇大戴禮記弟五十四今爲曾子弟六

釋

制訓本

國語晉語註

曾子曰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

注

夫行之行急讀之

釋

上行去

聲下行平聲夫禮貴者敬焉老者孝焉幼者慈焉少

者友焉賤者惠焉

注

孔子見冕衣裳者雖少必作過

之必趨敬貴也孝畜也老者畜養之惠仁也

釋

孔子事見

論語子罕孝畜訓本祭統惠仁訓本說文羣書治要少作小今不從之

此禮也行之則

行也立之則義也

[注]

則行之行急讀之行既立則可

以爲義以宜其類

[釋]

上行平聲下行去聲宜類見立事篇

今之所謂行

者犯其上危其下衡道而彊立之

[注]

盧僕射云衡橫

也元謂不循正道矯彊自立

[釋]此行字去聲

天下無道故

若

[注]

盧僕射云且自如也天下有道則有司之所求

也

[注]

孔檢討云求拘罪人也淮南子曰求不孝不弟

戮暴傲悍而罰之故君子不貴興道之士而貴有恥

之士也

[注]

興道謂以殊行起名譽者若由富貴興道

者與貧賤吾恐其或失也若由貧賤興道者與富貴

吾恐其羸驕也

因

或失謂或不能自守羸當爲羸字

之誤也

釋曰盧注或爲惑今不從戴校作羸

夫有恥之士富而不以道

則恥之貧而不以道則恥之

因

富不以道若驕吝無

禮貧不以道若怨詬無守弟子母曰不我知也鄙夫

鄙婦相會於廡陰可謂密矣明日則或揚其言矣故

士執仁與義而明行之未篤故也胡爲其莫之聞也

因

此戒弟子勿以無聞譽而自懈其脩也隱微鄙事

欲人不知尚不能何況持仁義之道明行於世豈終

無聞若其無聞行未篤也

釋曰此節意在勸弟子篤

行仁義自有人知鄙夫鄙

婦四句反其辭設譬非言弟子爲惡而自謂人不知也孔云腐隸書牆字羣書治要作毋曰今作無曰又治要作故士執仁與義而不聞行之未篤也案此是魏徵刪節本文之故不可從

殺六畜不

當及親吾信之矣使民不時失國吾信之矣

殺畜

不當其時必將殘忍爲亂禍及其親不愛民而妨民

事必將煩役瀆武民心盡叛故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白沙在泥與之皆黑

此

勗弟子取多賢友也蓬蒿

麻臬也沙水散石也泥塗泥蓬性屈亂故郭象曰蓬

非直達者直里相韵

史記三王世家索隱引荀

子在泥與之皆黑洪範正義引荀子泥作涅皆作俱說苑說叢篇曰蓬生臬中不扶自直白沙入泥與之皆

苑說叢篇曰蓬生臬中不扶自直白沙入泥與之皆

黑論衡程材篇曰蓬生麻閒不扶自直白紗入緇不染自黑又率性篇重引此惟第四句染作練孟子趙岐章指亦引此四句作諺曰凡此語皆本曾子也蓬沙訓本說文麻訓本爾雅郭說見莊子逍遙遊篇注羣書治要蓬上有故字從之自直作乃直今不從之是故人之相與也譬如舟

車然相濟達也已先則援之彼先則推之是故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

四此

言仁道也仁者人也如人相人偶也蓋人非人不濟

必相人偶乃成仁道故仁者仁此者也走讀如來朝

走馬之走走疾趨之也

四仁訓本禮記中庸鄭氏注案中庸仁者人也之訓最

精鄭氏注爲相人偶乃仁字最古之義觀曾子此節足以發之泛訓爲愛義不足且非制字之本也詩縣

來朝走馬孟子引同毛傳無解箋云言其辟惡早且疾也玉篇趣字引詩曰來朝趣馬言早且疾也此玉篇所引非詩經字作趣蓋鄭箋讀走若趣也鄭箋必有走讀若趣趣疾也七字六朝以前有之玉篇引鄭箋所讀若趣字而誤連爲詩本字隋唐之間又脫去鄭箋七字故陸釋文無趣音不然棧樸左右趣之傳曰趣趣也箋云促疾於事設絲經字爲趣毛不容無以訓之且鄭箋彼彼趣爲疾益可知此讀走爲趣也逸周書文儆解云壞非君子之爲弟也行則爲人負無壞不高水非水不流

席則寢其趾

注

盧僕射云分重合輕班白不任弟達

於道路也元謂坐用席臥用衽席有首尾尊者易知無席而欲寢尊者則必安其趾於衽士昏禮曰御衽于奧北止止同趾足也

禮記

古人之席有首尾故公食大夫禮云莞席尋卷自末

故易知也。引士昏禮者藉以明寢尊者之趾也。

使之爲夫人則否。

注

此夫字

及下夫杖夫字皆老字形近之訛。篆字老作者言當使之人其年或老則止。近市無賈在田無野行無據

旅。

注

此皆言安老之義。老者雖近市不買賣。雖在田

不野宿。據旅猶周禮羈旅言老者雖行路不羈據旅

舍負趾否及賈野旅各以三字爲韻。

釋

說文曰賈坐賣售也。周禮

地官遺人羈旅後鄭注過行寄止者故書羈作寄。荀杜子春云寄當作羈又旅元本訛作依戴本從之。

若此則夫杖可因篤焉。

注

以上皆申言人非人不濟

之義。仁道也。安老如此則凡老杖者可因依篤厚矣。

釋曰因訓本呂覽盡數因智而明之注篤訓本詩椒聊毛傳

富以苟不如貧以譽

富而苟且無禮不若安貧有令譽生以辱不如死

以榮

注

盧僕射云見危致命死之榮也

釋曰

列女傳楚平伯嬴曰

妾聞生而辱不如死而榮此古語相同者

辱可避避之而已矣及其不可

避也君子視死若歸

注

可避而不避是殉名也不可

避而死君子之榮也曾子慎言遠害務全其身然當

大節大義則毅然視死如歸百世後忠臣孝子之防

皆立於此故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

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又曰士不

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孔檢討云董仲舒說春秋齊頃公不死於位以曾子此義責之

釋曰呂氏春秋士節篇云遺生行義視死如歸

語本乎此董仲舒說見春秋繁露竹林篇彼引此無矣字也字辱字下多若字

父母之讎不

與同生兄弟之讎不與聚國朋友之讎不與聚鄉族

人之讎不與聚鄰

四讎謂被人有意辱殺者不與同

生言孝子所仇不共戴天生以辱不如死以榮也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寢苦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居昆弟之仇仕弗與共國銜君

命而使雖遇之不鬪居從父昆弟之仇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盧僕射云族人謂絕屬者元謂

聚鄉比聚鄰爲疏大清律父母爲人所殺而子孫

擅殺行凶人者杖六十其卽時殺死者勿論案此與

孔子居仇之義微有不同者春秋時殺人者官未必

盡受理且有國邑奔避也

釋曰居仇之說檀弓曲禮周禮地官調人及此曾子

所言互有異同然周禮孔子曾子之言三者同義惟曲禮錯出不可從此注所引卽檀弓孔子荅子夏之言與曾子合案周禮調人曰凡過而殺傷人以民成之凡和難父之仇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祇父師長之讎祇兄弟主友之讎祇從父兄弟周禮此節專言過殺非

本意殺故謂人得以使之遠避平成之與孔曾所言
有意辱殺之讎不同猶大清律謀殺人故殺人與
戲殺誤殺過失殺傷人有分別也又謂人曰凡殺人
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者此言謀殺一人恐此人
子弟報讎因復殺其子弟也又謂人曰凡殺人而義
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者此謂殺其謀殺君父
之人爲義其殺人君父之人之父兄子弟不得再以
此人爲讎讎之則罪當死也故周禮與孔曾令以爲
不合者誤解之耳若曲禮言兄弟之讎不反兵交游
之讎不同國及公羊復百世之讎則太過不合聖賢
之道矣

良賈深藏如虛君子有盛教如無

因

良賈不自

衒其貨君子不自矜其學非有意匿之也故曾子曰

有若無實若虛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虛無相韻

釋曰

此自是古語而曾子述之史記老子列傳老子

曰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有盛教容貌若愚同

是此言而有意晦藏之此老莊之學所以大異於孔曾也弟子問於曾子曰夫士何如則可爲達矣

達通也通於學也

釋曰

羣書治要可下無以

字今本

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

險道循行達矣

釋曰

比賢如見賢思齊焉險道難通之

道君子之學難者弗辟也率行既久乃漸通達無一

旦通徹之效

釋曰

率循訓本爾雅循若循牆而走循

次及遠故顏子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亦謂次第漸進故聖門教學與年漸進非積學多年而悟徹在一旦也羣書

今之弟子病下人

不知事賢恥不知而又不問

釋曰

孔檢討云病病之也

下人下於人也。子張問達。子曰：慮以下人，欲作則其
知不足。〔注〕臧鏞堂云：知不足而欲作，孔子所謂不知
而作也。孔曾之學貴博，多聞擇善而從之，多見而識
之，則知足矣。〔注〕知是以惑闇，惑闇終其世而已矣。
是謂窮民也。〔注〕閔之也。曾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
無知焉。〔注〕孔檢討云：無相知者。曾子曰：何必然往矣。
有知焉，謂之友。〔注〕盧僕射云：曰友之也。無知焉，謂之
主。〔注〕盧僕射云：且客之而已。孔檢討云：若主顏曄由
之主。且夫君子執仁立志，先行後言，千里之外皆爲

兄弟

[注]

言人親之若兄弟。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

友輔仁。盧僕射云：故曰：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注] 太平

御覽四百一十九引此，無立字，無爲字，弟下有也字。說苑孔子曰：效其行，脩其禮，千里之外視如兄弟。

苟是之不爲，則雖汝親庸孰能親汝乎？

[注]

汝親若兄

弟然。盧僕射云：庸用也，孰誰也。

凡五百七十六字。

[注]

舊校本有凡三章三十字，新別二字，又云：凡五百七十字。

孔氏定爲五百六十四字，元今定爲五百七十六字。

曾子制言中

[注]

大戴禮記弟五十五，今爲曾子弟

七

曾子曰君子進則能達退則能靜

四

能讀若耐無矜

滿情佚之心故耐顯達無浮慕躁忿之志故耐寧靜

四

說文能訓獸堅中故稱賢能經籍中又多以耐

爲能者耐爲能假借字耐事卽能事其義相同其音

耳豈貴其能達哉貴其有功也豈貴其能靜哉貴

其能守也夫唯進之何功退之何守

四

盧僕射云問

君子進退其功守何如是故君子進退有二觀焉

四

盧僕射云言有二等可觀故君子進則能益上之譽

而損下之憂

四

盧僕射云謂其功也元謂忠實匡助

歸美於君益上之譽也興利除弊教養及民損下之

憂也，不得志，不安貴位，不懷厚祿，負耜而行道，凍餓

而守仁。

盧僕射云：謂其守也。元謂道猶路也。

盧本

作懷。宋元本訛作博。文選：楊子幼報孫會宗書注。引此作懷。從之。注謂其守也。四字。宋本誤入正文。盧以

上謂其功也。注

則君子之義也。

盧僕射云：其功守

之義。

此謂其功守之義。亦注文。而宋本誤入正

文。孔氏以上二句注例。此改歸注是也。王給事

云：其上似仍脫一謂字。

有知之則願也，莫之知，苟吾自知也。

不自張其功守之義，吾不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

知

其人之不仁，已雖無友，亦不近之。故周公曰：不

如我者，吾不與處；損我者也，與吾等；吾不與處，無益。

我者也吾所與處者必賢於我

四

聖門論交各有不

同故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君子
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曾子守約其引周公遺
言與子夏相合與子張不同故曾子曰堂堂乎張也

難與並爲仁矣

四

各本皆以此三十七字合前注

字皆爲吾弗親也下盧氏注文學者久已疑其不類
矣汪容甫疑周公曰以下皆是正文是也然無確據
故人罕從之元案呂氏春秋觀世篇云周公旦曰不
如吾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
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據此可知此三
十七字爲正文無疑矣呂覽之文多有從曾子竊去
畧加改易者以此相較明呂改曾子正文也呂覽此
節與雖獨弗親不甚近切盧不應引之卽引之亦斷

不能改易如此之多又可知非盧襲呂其非盧注文文明矣故今歸之正文故君子不假貴

而取寵

比

假借貴要取寵於君不比譽而取食

比

親合也互相稱譽以干祿

義鄭注去聲

比義本射

直行而取

禮

比

盧僕射云行正則見禮也比說而取友

比

志同

道合乃相親合而說孔子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

乎

舊校本

有說我則願也莫我說苟吾自說也

云取亦作交

故君子無怙怙於貧無勿勿於賤無憚憚於

不聞

比

怙怙不舒之貌勿勿趣於賤而遽也憚憚勞

心也

比

州里所建旗所以趣民故遽稱勿勿勿勿有

心也

比

州里所建旗所以趣民故遽稱勿勿勿勿有

勉之義。屈勉者必趣達義相成也。戴
校勿勿爲忽忽非是。憚義見立事篇。布衣不完疏食

不飽蓬戶穴牖日孜孜上仁。疏麤也。謂糲米也。夜

孜孜也。孔檢討云上尚也。舊校本云一作葦疏義本

詩大雅彼疏斯牌鄭箋知我吾無訢訢不知我吾無怙怙是以

君子直言直行不宛言而取富不屈行而取位。訢訢

訢喜也。宛猶屈也。畏之見逐智之見殺

固不難。拙身而爲不仁。宛言而爲不智。則君子弗爲

也。畏惡也。言行見惡於君故逐。言君子立朝事君

當正直不阿與平居謹身慎言不同。此曾子之學也。

卷三

汪容甫云

此長乃仁之說

孔檢討又直改正文

爲仁因下有仁智兩節也

元謂此不必改

長之爲惡

聲轉義近故說文廣雅皆曰畏惡也惡義正兼君子

雖言不受必忠白道雖行不受必忠白仁雖諫不受

必忠白智

君雖不受臣必盡忠乃所以爲道仁智

天下無道循道而行衡塗而僨手足不捫四支不被

詩云行有死人尚或瑾之則此非士之罪也有士者

之羞也

盧僕射云衡橫也僨僵也手足卽四支說

者申慤勤耳元謂士見逐於君窮死道路必有爲之

路冢者此非士罪乃有士者之恥此勗士之勿以直

言直行爲悔所謂生以辱不如死以榮詩小雅小弁

之六章

釋曰

盧云宋元舊本竝以注手足十一字入

竝謂詩詞十字亦注文則非也則此戴據永樂大典本改作此則今不從凡戴所云大典本似不足深據故皆未從有士戴本改作有是故君子以仁爲尊天

土亦非詩毛傳云瑾路冢也

是故君子以仁爲尊天

下之爲富何爲富則仁爲富也天下之爲貴何爲貴

則仁爲貴也

釋曰

孟子曰夫仁天之尊爵也尊爵兼下

富貴爲言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

以吾仁

釋曰

舊校云一作君子天下之爲仁則以仁

爲尊也天下之爲富則以仁爲富也天下之

爲貴則以

昔者舜匹夫也土地之厚則得而有之人

仁爲貴也

徒之衆則得而使之舜唯以得之也是故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也

四

馬宗楨云以用也用仁得之也

君子必勉於所用之仁也元謂人之言富貴者必勉

之以仁

四

汪容甫云以字是仁字之訛王引之云

說不改字義可通故從之馬云大典作仁似未足據馬

質此句承上文以仁爲尊則以不須改

昔者伯夷叔

齊仁者也死於溝澮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夫二子

者居河濟之間非有土地之厚貨粟之富也

四

夷齊

孤竹君之二子兄弟交讓其國餓死首陽山下此言

寧死而得仁不以不仁得富貴故孔子曰求仁而得

仁又何怨注溝曰澮死於溝澮猶曰經於溝瀆卽衡

塗而僨也河濟之間今山東武定府濱州海豐縣之

間孟子所謂北海之濱夷齊未至首陽時所居

釋曰
太平

御覽四百一十九引伯夷叔齊下有仁者也三字此
宋本之最確可據者且與土匹夫也三字同例今各
本皆脫故補之孫侍御志祖云困學紀聞引曾子溝
澮作濟澮丁教授杰曰宋諱亦避溝字或厚齋有意
改之首陽山史記正義凡五處謂在蒲州及偃師者
皆非河濟之間蓋河濟之間卽北海之濱初遜國時
所居至歸周後始餓死首陽山若

言爲文章行爲表

綴於天下

注

凡樹臬以著望曰表復繫物於表曰綴

皆所以正疆土及人行立者

釋曰綴者以物聯物之
名故凡以木竿繫物皆

日綴說文，殛，殛聯也，象形。禮記郊特牲曰：郵表綴此，言田間樹臬以正疆界，或表或綴，各以遠近爲數。通言之，綴可訓表，其實有繫物不繫物之分，故說文又訓綴爲兩陌間也。至於人舞立行止之位，亦用之。禮記謂之綴兆，尚書之綴衣，亦謂以竿繫衣。詩曹風何戈與祿，祿與綴音義相同，故說文解祿爲高縣羊皮也。揚州古銅盤銘內言田原之界，屢言一表一表，表卽綴也。表，宋本訛作喪，朱本作裘。是故君

子思仁義晝則忘食，夜則忘寐，日旦就業，夕而自省。

以歿其身，亦可謂守業矣。

釋曰：殛，宋本訛役，盧本改殛。日旦以下四句與立事

篇同，惟省下少一思字。

凡五百二十九字。

釋曰：舊校云：凡四百八十字，孔氏定爲四百七十九字，元今定

爲五百二十九字。

曾子制言下四此篇專言秉德安貧不仕亂世之

義大戴禮記弟五十六今爲曾子弟八

曾子曰天下有道則君子訢然以交同天下無道則

衡言不革四訢喜也盧僕射云衡平也元謂革急也

謂孫其言以遠害釋曰訢喜本說文革急古同音每

爲急是也諸侯不聽則不干其土聽而不賢則不踐其朝

四干犯也犯土謂入其境踐朝謂受其爵釋曰干訓

是以君子不犯禁而入人境四盧僕射云及郊問禁

請命釋曰及郊以下盧注六字各本皆以爲正文惟

戴庶常改爲注孔本從之元案此雖無據而其

迹之誤甚顯故可從也自曾子曰天下有道以下皆語語相偶無散亂之句故知不通患七字正與不犯禁七字相對待以成文此中斷不致鼻入及郊六不字也入人字宋本訛爲入入盧學士校改今從之

通患而出危邑

通其也

猶交同也邑之有危難者

不與交同其其難而出於其間故曾子避越寇

出有

經過之義故曲禮曰離立者不出中間言行過其中也此篇曾子之意主于處無道之世不仕人國遠害安貧與謀人邦邑危則亡之義相遠此句仍是承上爲言不通患者卽訢然交同之反也訓通爲共者義本後漢書來歷傳注盧僕射注師敗不苟免失會子本義故通字疑不可解戴遂臆改爲避字孔本從之非也邑宋本訛色越寇見下則秉德之士不調矣不調亂國之君以求爵邑故君子不調富貴以爲已說不乘貧賤

以居己尊

注

不謂君卿使說己乘謂自出其上也凡

行不義則吾不事不仁則吾不長

注

不事言不臣不

義之諸侯不長言不臣不仁之公卿大夫

釋

周禮天官冢宰

乃施則於都鄙而建其長注長謂公卿大夫王子弟之食采邑者

奉相仁義則吾與

之聚羣

注

盧僕射云相助也元謂相承也臣之以仁

義承助其君者則與之同朝

釋

奉訓本說文相訓本爾雅

嚮爾寇

盜則吾與慮

注

爾近也與讀如未有與焉之與無仁

義而近有寇盜則吾與其禍是慮故曾子居武城有

越寇曾子去寇退曾子反沈猶有負芻之禍從曾子

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孟子謂曾子師也父兄也故去

畱無毀

釋曰事見孟子離婁下案魯有兩武城此武城乃曾子所寓之武城在今山東沂州府費

縣西南與曾子所生之南武城在濟寧直隸州嘉祥縣南者不同戴校本從大典與上加不字今不從

國有道則突若入焉國無道則突若出焉如此之謂

義

突猝然相見也

釋曰

盧注于入焉下引詩秦風

字注突字耳未必正文卽是鳩字戴氏直改爲鳩未敢遽從陸佃埤雅鸛類引曾子正文作突可見宋以前突字本不誤今注訓突爲猝然相見者出入其國決然甚速方言曰江湖之間凡猝然相見謂之葉相見或曰突說文突不順忽

出也廣雅詁二突猝也

夫有世義者哉曰仁者殆

恭者不入慎者不見使正直者則邇於刑弗違則殆

於罪

田

夫有世言有此亂世也王引之云哉讀爲裁

字訛也元謂曰字衍或爲行字之訛人讀爲納言當

世於行仁義者則裁危之恭敬者不納其言謹慎者

不見使用正直犯諫者近之於刑戮賢者居其國弗

去必危罪矣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

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釋曰

王引之云世有二字直貫至刑字義者與仁者同仁

上曰字自是衍文或是上注文宜下有小也字而訛爲大曰字戴校刪之今未敢遽刪

是故君

子錯在高山之上深澤之污聚橡栗藜藿而食之生

耕稼以老十室之邑

田

錯藏也污水窰下也橡樹也

實可食。列子曰：冬食橡栗、藜草，似蓬藿，豆葉。劉向曰：曾子布衣縵袍，未得完槽糠之食，藜藿之羹，未得飽。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安能如此？許宗彥云：生

謂食之而生。

廣雅

錯訓本廣雅，污訓本說文。橡義本

瑞篇。藜義見漢書司馬遷傳注。藿義見儀禮公食大夫禮。鄭注：劉向說見說苑立節篇。莊子言曾子居衛，曳綆而歌，商頌及說苑言齊景公以下，是故昔者禹卿禮聘曾子，皆未可據，故不以爲說。

見耕者五耦而式過十室之邑，則下爲秉德之士，存

焉

五耦，十人也。秉德之士，謂貧隱不仕亂世者也。

式

式，宋

本，譌武。

凡二百二十九字

舊校無字數孔氏定爲二百二十八字元今定爲二百二十九字

曾子十篇卷四

揚州阮元注并釋

曾子疾病

[注]

此記曾子將卒之言曾子曰鳥之將

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大戴禮記弟五

十七今爲曾子弟九

曾子疾病

[注]

盧僕射云疾困日病曾元抑首曾華抱

足

[注]

抑首當如說苑作抱首華當如檀弓作申皆字

形相近之訛元與申曾子二子曾元嘗游於燕申字

子西子夏以詩傳曾申左邱明作春秋傳亦授曾申

[釋]

說苑敬慎篇亦作曾華漢書王吉傳王駿日子

非華元蓋漢人皆以爲曾華惟檀弓日曾子寢疾病

曾子主釋

卷四

一

曾元曾申坐於足作申字困學紀聞曰楚關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曾西之爲曾申無疑據此則孟子趙岐注以曾西爲曾子之孫亦誤也荀子法行篇作曾元持足曾元游燕事見荀子大畧篇詩傳春秋傳語本經

典敘錄

曾子曰微乎吾無夫顏氏之言吾何以語汝

哉然而君子之務蓋有之矣

四微猶無止辭也檀弓

曾子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孔檢討云顏氏子淵也元謂顏子死弟子必有記言惜今鮮傳有

君子之務謂後之所言

四蓋

閣本如此今本皆作盡然而二句說苑作雖無

能君子務益

夫華繁而實寡者天也言多而行寡者人也

鷹隼以山爲卑而曾巢其上魚鼈鼃鼃以淵爲淺而

厯穴其中卒所以得之者餌也是故君子苟無以利
害義則辱何由至哉

注

鷹隼皆驚鳥曾與增同王編

修引之云厯讀爲掘掘也盧僕射云生生之厚動之

死地也

釋曰

羣書治要無曾字淵作川厯作窟卒下

之隼从隹俗本又加鳥今改正荀子法行篇隼作鸞

曾作增厯穴作堀說苑十鷹隼作飛鳥曾作層十

六又作鷹鷹作增巢厯穴作穿穴御覽九百廿六引

曾子隼作鷃山土多太字卑作下曾作增荀子法行

篇引曾子曰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恥辱亦無由

至矣注以曾爲增者爾雅曾重也孟子曰曾益其所

不能王引之云逸周書獫狁有蚤而不敢以掘掘與厯

同左傳云闕地見泉闕厯掘同義也荀子作堀堀卽

掘尤可證之盧注舊本皆爲生生惟盧本誤爲求生

孫侍御志祖云生生之厚動之死地二句全用老子

曾子主畢

卷四

二

丁教授杰云抱朴子知止篇生生之厚殺我生生矣親戚不說不敢外交近者

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因**孔檢討云古

者謂父母爲親戚春秋左傳伍尚曰親戚爲戮元謂

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曾子曰內疏而外親不亦

反乎

釋曰

說苑建本篇作親戚不說無務外交比近

之曾子語見荀子法行篇又見韓詩外傳二卷故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

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親

戚既歿雖欲孝誰爲孝乎年既耆艾雖欲弟誰爲弟

乎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時其此之謂與**因**疾病老幼

皆當仁愛尤以孝弟爲先不復者謂父母兄長之年也五十曰艾六十曰耆己之年者艾則兄長多故矣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逮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

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也

釋曰有老宋本訛作者老羣書治要

復上有可字戴庶常校本據大典復上加可字今從之各本皆無可字爲孝爲弟下治要有兩乎字今從禮曾子語見說苑卷二言不遠身言之主也行不

遠身行之本也言有主行有本謂之有聞矣

曾子

之學皆本於身不求言行於虛遠之地以身爲言行

所從出故曰省其身有聞者如子路有聞

釋曰此下劉本有注

文知身是言行之基可謂聞矣

十一字或訛入正文聞平聲君子尊其所聞則高

明矣行其所聞則廣大矣高明廣太不在於他在加

之意而已矣

注

董仲舒對策引曾子此言欲武帝尊

所聞而行之卒能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儒學帝治無

不同也

釋曰漢書董仲舒傳引曾子廣大作光大乃廣音近假借字傳中行其所聞作知加之

意而已無矣字皆董策所刪改羣書治要加上無在字意作志今不從

與君子游苾乎

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貸

乎如入鮑魚之次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是故君子

慎其所去就

四

苾馨香也。蘭蘭也。芷白芷也。皆香草。

王編修引之云。貨乃臙字之訛。臙乃膏液敗臭也。元

謂鮑者糗乾之次舍也。

四

文選辨命論注引大戴

禮此文。貨作臭。次作肆。皆不
可從。家語六本篇云。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
不聞其香。卽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
久而不臭。亦與之化矣。此王肅妄改。曾子書以爲孔
子對曾子之言。不可從。貨乎。如入鮑魚之次。羣書治
要作臙乎。如入魚次之室。今不從之。戴本據大典改。
貨爲臙者。亦非。馬總意林誤作戲。文選注引作臭。亦
誤。蓋古本作臙字。貨臙戲皆形近之訛。考工記弓人
注。機讀爲脂膏。臙敗之。臙釋文引呂忱云。臙膏敗也。
臙與臙音義亦同。若王肅之改爲臙。直妄改以示異
耳。苾訓本說文。蘭義本詩。鄭風毛傳義。芷說文曰。薜
也。薜楚謂之薜。晉謂之薜。與江薜有異。芷卽薜。古今
字也。家語改蘭芷爲芝蘭。按芝爲神草。與芷不同。尤

失古義矣。模義本周禮。籒人鄭注。次義本左襄廿六

年杜注。文選辨命論注。引就下有者也。二字又太平

御覽交友引曾子。次亦作肆。久而不聞其香。久而不聞其臭。四字與君子游如

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與小人游如履薄冰。每履而

下幾何而不陷乎哉。

日行出赤道北不覺其長

戴氏校。殿本改盧注。如日之長爲如身之長。則讀

正文長字爲上聲矣。然漢書董仲舒傳云。積善在身

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

人不見也。董以火對日爲言。則此正文言日晷之長

無疑。未可遽改。盧注也。吾不見好學盛而不衰者矣。吾不見好

教如食疾子矣。

食謂乳養之也

則鄭注。孔云。食音飮。子字下。宋本脫者字。從

大典增。元謂諸宋元本皆無者字。未可遽增。吾不見

則鄭注。孔云。食音飮。子字下。宋本脫者字。從

大典增。元謂諸宋元本皆無者字。未可遽增。吾不見

日省而月考之其友者矣

四

孔子曰就有道而正焉

吾不見孜孜而與來而改者矣

四

與許也來學而改

過者許而教之勤引後進也孔子曰與其進也

四

本此後尚有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解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三十八字乃據說苑敬慎篇續入非大戴曾子十篇中文也又丁教授杰曰此末句盧注云謂擇善而改非也似本文來字爲采字之訛故盧以擇訓之姑存此說未敢遽改

凡三百八十五字

釋曰

舊校無字數孔氏定爲三百八十五字今元定爲三百八

十五字

曾子天員

四

此篇言聖人察天地陰陽之道制禮

樂以治民所言多周易周髀禮經明堂月令之事
首言天員之道遂以名篇大戴禮記弟五十八今
爲曾子第十

釋曰程榮本作員盧戴本皆作
圓員古字圓俗字也今改正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天員而地方者誠有之乎曾子
曰離而聞之云乎釋曰單居離曾子弟子盧僕射云而
猶汝也汝聞則言之也單居離曰弟子不察此以敢
問也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釋曰天動
地靜故人物動者屬天其首恒在上艸木靜者屬地
其首恒在下地上空虛無土之處皆天故凡動者皆

天所生艸木甲坼而生以根爲首枝爲末也人以頭爲首故說文曰髮根也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臨海周治平云人物有息以接天氣故上首艸木有根以承地氣故下首

釋曰此以戴本據大典改爲以此非是大戴屢

有此以文法四代篇虞戴德篇皆見之謂無土皆天者易曰天在山中

上首之謂員下

首之謂方

注

盧僕射云因謂天地爲方員也周髀曰

方屬地員屬天天員地方也元謂謂之者謂其道非謂其形也如誠天員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揜也

注

方員同積則員者必不能揜方之四角今地皆爲天

所揜明地在天中、天體渾員、地體亦員也、曾子及周
髀本言地員、自周末疇人子弟散在四夷、古法始微
周髀曰、日運行處極北、北方日中、南方夜半、日在極
東、東方日中、西方夜半、日在極南、南方日中、北方夜
半、日在極西、西方日中、東方夜半、據此、則知周時說
地體亦渾員、所由準北極高下、分里差時差、以驗交
食、蓋天實具渾天之法也、梅徵君文鼎云、地員可信、
大戴禮有曾子之說、釋曰元西域扎馬魯丁、造西域
儀象有所謂若來亦阿兒子、漢
言地理志也、其製以木爲圓球、七分爲水、其色綠、三
分爲土、其色白、畫江湖海貫串於其中、兼作小方井

以計幅員之廣袤道里之遠近此卽元明以來西說
地圓之祖西說之精詳者見熊三拔表度說其意以
地體渾圓在天之中若令地球不在天中則在地之
景必不能隨日周轉且遲速不等矣今春秋二分日
輪六時在地平上爲晝六時在地平下爲夜非在正
中而何地體本圓故一日十二辰更迭互見如正
日之處得午時其正背日之處得子時處其東三十
度得未時處其西三十度得巳時相去二百五十里
而差一度又七千五百里而差一時若以地爲方體
則惟對日之下者其時正處左處右者必長短不均
矣西域此說卽曾子地圓之意亦卽周髀日行之意
非創解也梅徵君天學疑問曰西人言水地合一圖
球而四面居人其地度經緯正對者兩處之人以足
版相抵而立其說可從與曰以渾天之理徵之則地
之正圓無疑也是故南行二百五十里則南星多見
一度而北極低一度北行二百五十里則北極高一
度南星少見一度若地非正圓何以能然所疑者地
既渾圓則人居地上不能平立也然吾以近事徵之

江南北極高三十二度浙江高三十度相去二度則其所戴之天頂卽差二度各以所居之方爲正則遙看異地皆成斜立又況京師極高四十度瓊海極高二十度若自京師而觀瓊海其人立處皆當傾跌而今不然豈非首戴皆天足履皆地初無欹側不憂環立歟然則南行而過赤道之表北行而至戴極之下亦若是矣元謂置丸猪膀胱中吹氣足閉之丸可居中置丸水盎中急旋其水丸必居中此地爲天大氣包舉之驗也地上數百丈風與氣卽急勁况直上千萬里哉故人與水在地不傾落者天氣包舉之準平繩直人水不知也西洋有謂地心本重人物各願就地心之重得附麗不脫之說此說理仍未足且

來吾語汝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員地道曰方

因

且來者呼之使姑且來也以下皆述孔子之言盧僕射云道曰方員耳非形也元謂易說卦曰乾爲天爲

圖文言曰、坤至靜而德方、皆言其道也、聖人因方員

以治天下、故周髀以笠寫天、立周天之度、禹用矩測

高深遠、以治山川也、

圖曰謂此下皆孔子言者、讀其

間雜其中也、文選宋玉對楚王問、注引曾子曰、吾聞

諸夫子曰、羽蟲之精者曰鳳、云云、是唐人皆讀以後

之言屬之孔子也、周髀算經曰、古者包犧立周天之

度、又曰、方屬地、圓屬天、天圓地方、數爲典、以方出

圓、笠以寫天、又曰、平矩以正繩、偃矩以望高、覆矩以

測深、臥矩以知遠、又曰、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數

之所生也、元案以笠寫天、蓋天也、渾天

之象、卽寓蓋天、故渾蓋之法相通也、**方曰幽、員曰**

明、地道幽、天道明、故以爲天地之名、易曰、仰以觀

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釋曰**文選

盧子諒時

興詩注太平御覽卷二引此皆無而字是
唐宋舊本爲可據今本幽下有而字刪之明者吐氣

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

天陽吐

氣而其景在外地陰含氣而其景在內易曰坤含宏

光大又曰含萬物而化光

盧僕射云景古通以爲影字

故火曰

外景而金水內景

日與火屬天其景外照月星從

之金與水屬地其景內照故鏡能含景吐氣者施而

含氣者化是以陽施而陰化也

人物生於地然非

得日氣不生故周髀曰北極下不生萬物中衡左右

冬有不死之草

淮南子天文訓襲此節文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圓者主

明者吐氣者是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是故水曰內景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是故陽施陰化

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

品衆庶也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

雨施品物流形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

載物德合无疆含宏光大品物咸亨此天地神靈所

以陽施陰化成品物之形故爲品物之本

禮記品訓本說文

而禮樂仁義之祖也

禮記

祖始也禮記曰天高地下萬

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

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

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禮樂

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

禮記祖訓本爾雅記

文見樂記

而善否治亂所興作也

禮記

班孟堅曰人函天地

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能爲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性情節萬事者也是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別爲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之序爲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爲制喪祭之禮有尊敬上之心爲制朝覲之禮正人足以副其誠邪人

足以防其失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僻之罪多鄉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而爭鬪之獄蕃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生者衆朝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侵凌之漸起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政曰行之刑曰防之董仲舒曰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大者在於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天使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曰此見天地之任德不任刑也

漢書禮樂志

陰陽之氣各從其所則靜矣。近於日爲陽遠於日

爲陰夏多陽冬多陰南多陽北多陰晝多陽夜多陰

是其所也。

從各本作靜或作盡惟高安本作從

偏則風俱則雷交則

電亂則霧和則雨陽氣勝則散爲雨露陰氣勝則凝爲霜雪陽之專氣爲霍陰之專氣爲霰霰者一氣之化也。

臨海周治平云萬物各有本所故得其所

則安不得其所則強及其強力已盡自復居於本所焉本所者何如土最重重愛卑性居下火最輕輕愛高性居上水輕於土在土之上氣重於火在火之下

然水比土爲輕較火氣爲重氣比火爲重較水土爲輕以是知水必下而不上氣必上而不下矣蓋水之情爲冷濕火之情爲燥熱土之情爲燥冷氣之情爲濕熱其情皆有偏勝各隨其勝所火氣偶入水土之中必不得其安而欲上行水土因氣騰入氣火之域亦必被強而欲下墮各居本所矣日光照地與氣上升偏於燥則發爲風火與土俱挾氣上升阻於陰雲難歸本所火土之勢上下不得亦無就滅之理則奮迅決發激爲雷霆與氣交合迸爲火光居於本所故

云交則電、日氣入地鬱隆騰起、結而成雲、上至冷際、
爲冷情所化、因而成雨、正如蒸水、因熱上升、騰騰作
氣、上及於蓋、蓋是冷際、卽化爲水、下居本所、故雨者
冷熱二氣相和而成也、若濕氣旣清、且微、是陽勝也、
升至冷際、乃凝爲露、三冬之月、冷際甚冷、是陰勝也、
雲至其處、旣受冷侵、一一凝沍、皆是散圓、卽成雪矣、
露之爲霜、其理畧同、蓋氣有三際、中際爲冷、上近火
熱、下近地溫、冷際正中、乃爲極冷、夏月之氣鬱積濃
厚、決絕上騰、力專勢銳、逕至極冷之深際、驟凝爲雹、

入冷愈深變合愈驟結體愈大矣故雹體之大小又
因入冷之淺深爲差等非如冬月雲氣徐徐上升漸
至冷之初際而結體甚微也故夏月雲足促狹隔騰
分壟而晴雨頓異焉冬時氣升冷際化而成雨因在
氣中摩盪故一一皆圓初圓甚微以漸歸并成爲點
滴未至本所又爲嚴寒所迫卽下成霰矣故雹霰者
皆陰陽專一之氣所結而成者也

周生深于天
算兼習西洋之法

此乃融會中西之說爲
之其理甚明故載用之毛蟲毛而後生羽蟲羽而後

生毛羽之蟲陽氣之所生也介蟲介而後生鱗蟲鱗

而後生介鱗之蟲陰氣之所生也

☵

孔檢討云毛羽

外見故陽介鱗水伏故陰也唯人爲倮勾而後生也

☶

倮者包生包訛爲勾許慎曰包象人裹妊月令曰

中央土其蟲倮倮蟲人也陰陽之精也

☷

人秉陰陽

之精以生故圓頂方趾毛蟲之精者曰麟羽蟲之精

者曰鳳介蟲之精者曰龜鱗蟲之精者曰龍倮蟲之

精者曰聖人

☴

盧僕射云麟鳳龜龍所謂四靈元謂

易本命曰鳥魚皆生於陰而屬於陽故鳥魚皆卵介

鱗夏食冬蟄齧吞者八竅而卵生咀嚙者九竅而胎

生四者無羽翼有羽之蟲三百六十而鳳皇爲之
長有毛之蟲三百六十而麒麟爲之長有甲之蟲三
百六十而神龜爲之長有鱗之蟲三百六十而蛟龍
爲之長倮之蟲三百六十而聖人爲之長此乾坤之
美類禽獸萬物之數也

釋曰周禮大司徒土會之法

誘呂覽淮南子注倮蟲毛蟲義亦與此異高

此異當以曾子及易本命義爲長也龍非風不舉龜

非火不兆此皆陰陽之際也

注盧僕射云龜龍爲陰

風火爲陽陰陽會也孔檢討云白虎通義曰龜非火

不兆以陽動陰也

釋曰朱本脫也字永樂大典本不

兆下多鳳非梧不棲麟非藪不止

十字於陰陽之義無涉戴本從之增
入非曾子本文也際字元本作會

茲四者所以聖

人役之也

注

孔檢討云役使也聖人以四靈爲畜也

注

朱本作所以役聖人之精也宋本作所以役聖

人之也盧本作所以役於聖人也惟元本作所以聖

人役之也戴

本孔本從之是故聖人爲天地主爲山川主爲鬼神

主爲宗廟主

注

盧僕射云鬼神百祥也因外祀故在

宗廟之上也孔檢討云主祭主也聖人慎守日月之

數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時之順逆謂之厯

注

日行

一度爲一日其數簡明爲諸曜之主且有朔望之數

聖人必慎守日月之度數而後可察五星恒星之行

星五星也、辰十二舍、恒星也、四時順逆者、分至日躔之贏縮也、冬至之後、日行贏度爲太過、夏至之後、日行縮度爲不及、皆失其中、故謂之逆、春秋二分、日行平度、漸適其中、故謂之順、順逆有數、四時皆定、此聖人所序也、今欽天監贏縮之法、卽孔子所言順逆也、故堯命羲和、欽若昊天、厯象日月星辰、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以授舜、曰咨爾舜、天之厯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周武王訪箕子、以五紀明其法、周公問商高、以述周髀、此聖人所以治天也、

釋曰：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雖有贏縮，不失其常。最爲簡明。月行十三度，有奇二十七，日零一周天。其行有遲疾，入轉有入交，遠近有泛會，有實會有視。會有正交，有中交，皆以所歷之日互相消長而得其行度之真率。而後晦朔弦望交食淺深之數，可得由此以察星辰之行。星五星也，五星之行亦有遲疾，入限有合伏，衝伏有退留，順留，有晨夕見晨夕不見，有凌犯交食，皆由日月之度數。察而知其行度不齊之率。辰乃十二宮，恒星分界之名也。恒星每年有行分，因生歲差，故曰星辰之行亦以日月之數知其行率。今欽天監所用新法，日月五星各有本天，高卑遠近之行，因生加減，如日之行度凡三種：曰平行，曰本輪，行曰均輪，行月之行度凡九種：曰平行，曰自行，曰均輪，行曰次輪，行曰次均輪，行曰交行，曰最高行，曰距平行，曰距交行，五星之行凡十有二類：土、木、火各有平行爲一類，而金、水卽以太陽之平行是爲一類。土、木、火、金之次輪心，則行三倍引數，是獨爲一類。土、木、金、水之次輪

牛徑皆有定數爲一類而火星之次輪在本天最高則大最卑則小又視太陽在最高則大最卑則小是獨爲一類土木火皆行距日度爲一類而金水自有行度又爲一類土木火皆有本天與黃道相交以生緯度次輪斜交本天其面又與黃道平行能加減其緯度爲一類而金水之本天卽爲黃道本無緯度因次輪斜黃道以生緯度又爲一類土木火皆有合有衝爲一類而金水則有合有退合而無衝是又爲一類也蓋新法雖始於西人實卽古法之贏縮也由孔子順逆之言求之知贏縮卽所謂順逆也堯命以下用史記律書及漢書律志義也

截十二管以宗八音之上下清濁謂

之律也

注

黃帝吹解谷之竹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

管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爲六律林鍾南呂應鍾大呂夾鍾中呂爲六呂宗讀爲察也讀爲呂皆

字之誤也。八音土竹皮匏絲石金木也。凡樂中聲之

上則有半律，是爲清聲；中聲之下則有倍律，是爲濁

聲。

宋本皆作宗字，乃察字形近之訛。後漢書明帝紀注引大戴禮曰：聖人截十二管以察八音之

清濁，謂之律呂。此所引察字本不誤。高安本作索字，更誤矣。又後漢書注律下爲呂字，今各本或作律也。

或無也。字實皆呂字，空格後人或妄加也。字或闕疑少一字也。

律居陰而治陽，厯居

陽而治陰，律厯迭相治也。其間不容髮。

地效以響。

故律候地氣，天效以景；故厯測天時，律居地以治天

故。十二律應十二月，以律起厯，厯居天以治地，故儀

象日月星辰以授民時，迭更也，不容髮言其密。司馬

遷云律厯更相治間不容翫忽

諫吳王注引此髮下

有矣字地效天效二語見後漢書律志史記太史公

自序曰居陰治陽居陽治陰云云以更改迭以翫忽

也代髮聖人立五禮以爲民望五禮吉凶賓軍嘉

本周禮春官大宗伯制五衰以別親疏凡喪服上曰衰下曰

裳五衰者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總麻凡五等由親而

疏皆衰也禮喪服鄭法和五聲之樂以導民氣聞

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

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

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史記樂書合五味之調以察

民情

注

孔檢討云、凡酸入肝、苦入心、甘入脾、辛入肺、

鹹入腎、五味失調、則各偏一藏、故五情之發、亦不得

其正、正五色之位

注

孔檢討云、位青於東、朱於南、白

於西、黑於北、黃位中焉、成五穀之名

注

盧僕射云、五

穀、黍稷麻麥菽也

釋

孔云、盧

序五牲之先後貴賤

注

盧僕射云、五牲、牛、羊、豕、犬、雞、先後謂四時所尚也

元謂月令、春羊、夏雞、中央牛、秋犬、冬彘、諸侯之祭牲

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特牲、豕曰

饋食

注

此諸侯大夫士宗廟之祭也、太牢者、牛、羊、豕

三牲舉牛以該羊豕、少牢者羊豕二牲舉羊以該豕、士祭惟豕、故曰特牲也。饋食者饋孰也。大夫少牢亦饋食、茲徒言士饋食者、大夫既舉少牢、畧言饋食也。天子之大夫祭如諸侯、用太牢、天子之士祭如大夫、用少牢。釋曰：凡言太牢皆三牲、言少牢皆二牲、故禮記郊特牲曰：郊特牲而社稷太牢、明太牢兼三牲之名也。今云牛曰太牢、羊曰少牢、明舉一以該其餘耳。饋食義見儀禮曲禮曰：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此言天子之大夫、無祿者稷、饋稷者無尸、無尸如諸侯、士如大夫也。

者厭也

注

無祿者兼大夫士失位及庶人而言、王制

曰：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

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雁。鄭司農云：士薦牲用特豚，大夫以上用羔，日稷饋者，稷爲疏食，舉最粗者，以該麥黍稻，明不足言牲也。厭者，不成祭，徒取厭飫之通名。厭祭有三：皆無尸。一爲大夫士宗廟之祭，未迎尸以前，飫神爲陰厭，尸出之後，飫神爲陽厭。一爲殤祭，不立尸，不舉無所俎，無元酒，不告利成，爲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爲陽厭。一爲此篇孔子所言無祿者，稷饋無尸也。無尸者，不成祭，禮準于厭，故亦得稱厭，不分陰陽。

闕明文也。

釋曰孔子此文但言無尸者皆可稱為厭其義自兼儀禮特牲少牢兩饋食之厭而

言非但如曾子問殤祭之厭也孔注但舉殤祭其義未足今兼用儀禮注及曾子問經注注之蓋無尸者不成祭徒取厭飫皆可謂之厭故孔子直謂無祿無尸之祭名厭非取殤祭之厭為無祿者譬也

宗

廟曰芻豢山川曰犧牷

釋

盧僕射云牛羊曰芻犬豕

曰豢色純曰犧體完曰牷宗廟言芻豢山川言犧牷互文也山川謂岳瀆以方色角尺其餘用屢索也割

列禴瘞是有五牲

釋

割者割牲體宗廟正祭也列者

薦辜祭蜡齋也禴者冬春候禴礫牲攘惡氣也瘞者

祭山林薶其牲

釋

列說文从片刀卽今裂字周禮

曾子注釋

卷四

六

注云、拔磔牲以祭、後鄭云、騶牲胃、郊特牲曰、八蜡以祀四方、又曰、蜡、祭司嗇也、祭百穀以報嗇也、禮記月令云、九門磔禳以畢春氣、又冬大雩、亦磔禳、又周禮夏官小子之侯禳、春官雞人之面禳、皆磔牲以攘惡氣也、謂瘞爲蕪牲者、周禮大宗伯以蕪沈祭山林川澤、後鄭注云、山林曰蕪、順其性之含藏、此之謂品物之本、禮樂之祖、善否治亂之所由興作也、

四靈律厯以下、皆聖人法天地神靈以治人物之道、

凡五百八十八字

舊校無字數孔氏定爲五百九十一字元今定爲五百八

十八字